



主編先生：

「書評書目」第八十三期有篇隱地先生寫的好文章——廣告紙美其名曰「雜誌」，很客觀地向讀者介紹了此一不大討人喜歡的宣傳品幕後。裏面最可圈點的是這兩句：「……十萬份中倒有九萬九千份是完完全全浪費掉了，……。如果把這些寶貴的紙張拿來印些有意義的書籍，不也是一種『節約能源』嗎？」不過這些廣告紙不至於停刊，且會相繼增加，因為我們處於依賴廣告推銷商品的時代，將近百分之一的收回率，不算太差，假使在圖文上力求改進，使其成為愛書人珍藏或者樂意翻翻的刊物，相信是辦得到的。

令人驚奇的是此項廣告紙連應該做的事也放手不做，例如誘使讀者購買的文圖樣品，總有些吝嗇展示或方式未加精巧設計。於是形勢彷彿經營不善的百貨公司，見顧客上門，店員紛紛跑過去稱讚貨色怎樣好，而不容人仔細察看一下品質。有些老闆迎合顧客心理，設專人為女士作免費化妝服務；……。這才是透徹了解生意經經義者！

出版業急功近利的思想至為濃郁。好些主持人似乎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一根仙杖，一揮舞就可以實現其

理想，找幾個八流譯手譯外國圖書，再不然競相翻印古籍，滿心以爲一推出市場就換回整堆的大鈔。他們單看少數出版業從鴿子籠進至新建大樓鉅子的成功，却不顧冷靜考量臺灣有多少經常購置圖書的人口，一部同樣的書由七、八家爭奪顧客，能獲得幾許利潤？他們未必真不知道那些洋人的暢銷書每頁實有限，學生用以進修的工具不乏缺點，但在營利的前提下，也就顧不得許多。廣告紙的枯燥欠可讀性，亦導自同一心態。購書人是盲目的。某人對某一學識真正淵博的話，便不會需要內容低淺之出版物。何況缺陷常非略予翻閱就能發現的。說讀書人口成長徐緩源於出版業對購書人不大誠實使然，大概不是純粹的推測吧。

隱地先生建議新聞紙與雜誌的郵資皆調整爲五角一件，免得廣告紙和雜誌繼續混淆不清。但名曰刊物的廣告紙須在指定的郵局窗口交寄，省掉銷印手續；投遞時又大都隨着其他郵件一起送給收件人；增加負擔的是收寄局和投遞局的兩次分揀。順帶的生意，賺錢不多也不要緊。郵局叫苦，看來只屬於一種爲未來郵資變動鋪路的宣傳姿態而已。此點早在上次郵總把印刷物起重二五〇公克改爲一〇〇公克時透露了口風

：「使郵資逐漸趨於合理。」「逐漸」二字暗示那只是第一回合。故爾廣告紙的發行人得預作準備。

下面三個辦法是拙見：

一、別勉強一次寄出若干萬份。如果收件人是個不再光顧的顧客，不妨在名單上刪除；或加以記號，於有特別好的圖書推出時始予寄送。少寄一萬份，單是郵資即節省了一千元。

二、改成雙月刊或季刊，互助發行。爲了進一步減少郵費開支，一份刊物可由數家出版社供稿，一次出兩大張或更多。這樣一來尚可減輕人力。「一屋子的工作人員忙得人仰馬翻，……，寫名條、貼名條、摺疊、打針、包網……」的盛況將不再頻見。

三、優良廣播電視「金鐘獎」中有廣告獎，既然是雜誌，假若辦得像回事，行政院新聞局絕對不會吝嗇一座金鼎獎的頒贈。國家文藝基金會也會……。爲什麼不在上面多耗些心力、財力，使愛書人爭相訂閱？

個人一向以辭典和說理的書置於枕畔作催眠劑，現在增加了一些廣告紙，因爲很輕，其效果更甚於前二者，這是意外的收穫。

肅此敬頌

編撰順適

一讀者

三月九日

編輯有請：

收到第八十三期，已納悶了五天；誠如隨書所附敬啓者云云……此期是「空前」的遲緩來到；這種情況應亦爲「絕後」才是。但不管是何因以致，只這紙表明却使讀者對貴刊更具信心也！

左有意見三項，欲請編輯斟酌：

一、本期附紙內有言貴社過期刊優待訂戶一段，勾起了讀者怨言：進入貴刊長期訂戶行列已四年了，由於當時身爲窮學生，接着入軍旅，手上銀兩有限，乃一年一年劃撥，後來愛上了，便零碎收購過期刊，但第一期却無從下手，也三次向貴社問及，皆杳然無着，是否能再版，或有割愛者，願高價承購，謝謝！

二、貴社曾出版「書衣」及「書友」兩書，內刊「書評書目」總目，對讀者是項莫大的方便資料，然遺憾者乃「書友」只刊廿八期總目，至今快五年了，能否應讀者要求，整理出版呢？

三、本期頁27——廣告紙美其名曰「雜誌」——

一文，題目「日」字恐爲「日」字排版之誤，抑有他解？見教！此文讀來，感慨頗多；誠如隱地先生所言「因爲，這是一個廣告和推銷的時代」，實不得已也。然而，怕的是已走火入魔，不務正業了。一天到晚只懷着「廣告」繞，而忘了根本上的文化事業神聖精神。筆者常常因着「那樣的」「廣告」劃撥購書；最久的一次，包括去信查詢，共三十五天後收到書。回信（讀者附上貼郵資的回封）上說「業務繁忙人手不足」。二月廿四日筆者又劃撥了一套書，至今三月十日仍在盼望中。如此想來，這些廣告的確是得到了不少「回收率」，抑或對「上口的肉」慢了？（在筆者劃撥過的十一家出版社，「星光」是最快的一家，第四天收到書）。冒着不明書中就裏的風險，又得痴痴的等，實是今日競爭激烈的出版界對劃撥顧客一種反常、不智的態度。

又文中談及這些「廣告紙」有百分之九十九盡成廢物。筆者以爲，若像天女散花似的分送，倒不如向雜誌期刊社抄份訂戶名單投寄來得實際些，這道理無庸解說，但雜誌性質亦當分別先後，像「書評書目」訂戶不作第二優先想，乃「投其所好」之理也。如此

，不忙個「業務繁忙，人手不足」之效，亦有「手舞足蹈」之果，是耶？能否轉告各出版社參考？祝編安

讀者 陳莖裕 筆

三月十日

××兄：

關於三月號（23期）拙文「臺灣歌謠思想起」，有幾處誤失，煩請予以更正。

（一）第20頁第七行，「卜馬蒼」為「卜萬蒼」之誤。

（二）第20頁第十六行第六字，「曲」應改為「由」字。

（三）第21頁第七行，第二十七字上加「灌錄」兩字。

（四）第21頁第十四行，「臺灣教授音樂的第一人」，更正為「臺灣人教授西洋音樂的第一人。」

（五）第25頁第十二行，「祿得相見」，為「祿得通相見」。

（六）第25頁第十三行，第十四個字，「繪」應是「繪」字。

以上的錯失，不少責任在我，敬請鑒諒。尚此敬頌編安

弟 莊永明 敬上

六九、三、一一

編輯先生：

你好，「書評書目」創刊迄今，能够一本初衷不老、不流氣，做為讀者，我們相信：「書評書目」來日依然將是我等最佳的讀書指引和精神良伴，所以在此，我們願意祝福這份「年輕老成」的雜誌年年問鼎新聞局的「金鼎獎」和「國家文藝基金會優良雜誌獎」，並且在祝福聲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不可否認的：讀者都是有有心人，有人有時候顯然比較囂囂，不過在囂囂之餘往往也有一得之愚，現在我們如此期待自己。

一、貴刊除「自治」外偶而也能對當前文化現象注目，譬如民歌、漫畫、報導文學等等，我們認為這種突破應該而且是非常值得做的，但願貴刊以後能更擴大視野波及全面。

二、貴刊八十三期黃維樑先生大文「文學博士夏志清」一文帶給我們的感覺是我們需要這種文章。

三、大華晚報曾連載過侯健先生譯的「理想國」，再生雜誌目前正連載卡爾波柏的大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貴刊也曾刊載俄國大文豪杜氏的「作家日記」和我旅美學人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以上種種我們要欽佩他們的魄力，同時也要感謝他們的貢獻，在此我們要呼籲貴刊能重操「舊業」造福吾儕。

四、我們翻開歷史扉頁，尤其近代中國史，我們不得不失聲：慘！做為一個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歷史可以說非常迫切的，而且我們認為思想的變遷種下中國的苦難依存在着相當緊湊的辯證關係，我們總是期待着現代中國思想有力的詮釋者能够顯像，所以我們希望貴社能和我們共同關心這個問題，並有所作為。

五、貴刊的「書評索引」欄恢復刊出給人一種「塵埃落定」的篤定的感覺，由此欄知除貴刊外還有許多許多的書評市場，我們希望貴社能特闢一欄，轉載其他書評市場的「高級品」，選擇的標準當然以其有示範性或者詮釋性或者創新性者為考慮對象，以貴刊編輯實力，相信能勝此重任。

曲高多半和寡，相信貴刊能不畏浮雲遮望眼，而我們在此也希望總有一天「書評書目」不僅是愛書人

的雜誌，同時也是中國人甚至全人類的雜誌。敬祝編安

一個與書評書目長相左右的人 張文翰 敬上
編輯先生：
三月十五日

貴刊所推出的「在短短幾個月間，建立了它的聲譽」的「每月短篇小說選評」，個人却感覺：繁瑣而浪費篇幅。應該說：它的構想是極具建設性的，可惜我們在冗長的文章裡，除了大略了解原作的情節種種，却不免要提出質疑：評文的立點在哪一基準呢？所要向讀者傳達的批評理念是什麼呢？就小說「背景」↓「情節」↓「人物素描」↓到「一些我見」，堪稱「溫婉週到」，可惜，我們無法從這種述介裡，期待它帶引我們更深入作品的堂奧。

自三月號起改由詹宏志先生所主筆的此一專欄，方式大約相同，「詮釋」比重仍嫌過多。

正文前對當月作品的整體掃描，立意甚好，但出現了多處有欠週詳的論斷。譬如：談及李昂「生活試驗：愛情」，表現上一時未能突破「人間世」系列作品，隨即提出了駭人之語：『小說家不進則退，被淘汰是很快的。』王幼華的「南山村傳奇」，說：『看

得出有宋澤萊的明顯影響」；內文裡，鍾延豪「高潭村人物誌」：「其中許多王禎和式諧謔的處理」。這種對比的輕率與不當，明顯錯誤的是關於林蒼鬱「孤獨園」所說的：「林蒼鬱的小說幽冥詭譎，語言佈局極為特殊，而且有七等生追求個人內心秩序的相同風格。」

顯然，因為林蒼鬱、七等生風格的「獨特」，曲解成「相同的獨特風格」，這是評者嚴重的誤差。

大略來說，七等生有一完整的道德理念架構，作品的人物情節忠實而自如地穿梭其中，語言的韻律與色澤或有晦澀，但脈絡可尋。林蒼鬱的作品暨整個揚棄傳統（包括西方）經驗，完全藉一己對生存時空的反哺、思省而來，常有濃密、近乎凌亂的糾結；語言稠鬱，韻律以詩的柔美、隱沉見長；人物在自省、自懺、自決中「俯仰、泗泳、掙扎」、「靜走、奔游及哀傷」。（見本刊74期訪問稿：「靈鬱世界探源」），感覺，充滿創造意念，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林蒼鬱關切的並非「內心秩序」的調整，而在於人性自省、和自省中對天地自然的呼應。

在比較中，就情愛的感應、宗教的取捨，人性、

道德和社會意識的判別，七等生以睿智的洞察，冷峻而富哲學理念的駕馭，對自身，對外在世界試圖傳達救贖的聲息。林蒼鬱就其本身對生命、對自然的體悟，充分顯現了生命歷程的珍貴與艱辛。

七等生的作品從道德基礎上繁衍出；林蒼鬱從人性的根源與糾纏裡構造出他的道德架構；方向適好相反。

我們同意七等生的部份作品致力「追求個人內心秩序」，林蒼鬱却無這種跡象，他探測的在於生命本身處在轉換的自然、時空裡「回歸的可不可能？什麼是終極的意義？」

康南華

六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很高興看到貴刊愈來愈敏銳、穩重。雖然收到貴刊的時間有愈來愈遲的趨勢，但是覺得這種等待似乎還「損失不大」，因為貴刊日益求精的內容和編排可以滿足我們付出這種期待。

這一期好幾篇文章都十分紮實，貴編輯力薦的「文學博士夏志清」自然不在話下，其他汪鈺先生批評「遠景」出版社的話中，順帶「嘉勉」了國內另外一

些出書嚴謹的出版社，足見有德不孤。壹聞提先生討論宋澤萊的作品也簡明有力，功力不凡，更妙的是您們的編排，你們似乎利用了編輯的技巧來說明了您們的客觀立場——前文嚴厲批評了「遠景」，後文適度稱讚了「遠景」。——白就說白，黑就說黑——貴編輯先生們，其加勉乎！

詹宏志先生的「每月小說選評」，的確如貴編所云帶給了本人「極大震撼和滿足」，主要是詹先生據實以道，不爲曲阿，雖然所據之「賞」，乃係他個人心中的「賞」，不免失諸「武斷」和「個人」，而且許多價值判斷用語亦十分危險，但是，我們高興看到有人這樣「胡言夢語」（對不起，套用某星用語），險總是要冒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過，貴刊既於每文標出所評之文或書的出處，詹先生似乎無須仿季季女士「假定」我們沒有讀過該文，而花費太多篇幅來複述所評之文。

隱地先生的專欄，言人之所不敢或不願言，令人擊節，但貴刊連文題錯字（日當爲日之誤）都未校出，不怕被隱地先生在貴刊該欄寫上一篇嗎？

編祺！

又：貴刊近期對貴會的活動報導似乎有日漸增加的趨勢，如本期兩篇特稿似乎一篇已足。

讀者 舒伯智 敬上

三月十八日

敬啓者：

閱過貴社寄來之83期貴刊，對書中黃維樑所撰之「文學博士夏志清」一文，真可謂看的眼裏喜在心中，類似這樣的專門介紹及批評非常有價值，希望爾後能做系列的安排，古者與今人的對照，對於文學的探討，是有必要的，82期介紹的姚一葦，作者也作了深入的探討，真有品賞再三的巨力，以拙之見，是否貴社可在往後的編輯中再做一項努力，即將近月來最出色的作品，做詳細的剖析、介紹，例83期的「高潭村人物誌」的介紹，似乎淺淡了些，對作者所欲展現的心態、性向探討得不够深入，或許拙見顯得粗淺，但却表微拙之對貴社之期盼與關心，更肯定貴社在文學播種歷程中的價值。

敬此 祝

編安

王達昌 敬上

六十九·三·十八